

纸短话长寄哀思 秋来风起念故人

编者按

七月半,秋意初萌,风中仍有暑热。每年此时,一种看不见的牵挂与哀思,就会飘荡在空气里。在株洲的县城乡间,中元节是一种无声的约定。每当此时,人们开始默默准备在自家设案焚香,祭祀先人。

这不是一个热闹的节日,但在人们心里,分量极重。在当地人的观念里,那些离开了的亲人,这几天会循着熟悉的路,回到他们曾生活过的老屋,看一眼他们曾牵挂的人。于是家家户户收拾干净屋子,备好先人生前爱吃、爱用的东西,等着那场无声的“归来”,将一众买来的纸钱元宝等,悉数烧给他们。这不是迷信,是一种情谊与牵挂,是对乡俗与传统的敬畏。人总是需要一种载体,去延续穿越生死的爱与思念。这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情感与信念,也是对“根”的确认与重视。

本期这三篇文章,写的正是在这特殊节日里祭祀和怀念祖先的日常与习俗。作者来自株洲的几个县,记录的是自家屋里那些代代相传的习俗与仪式,其中的庄重与虔诚,让中元节有了更深的意味。

一纸难尽,万念可安。当那些温暖的光点连成一片时,便成了一个地方共同的念想。它告诉每一个经过的人: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先一步离开的人,就从未真正走远。

纸上的七月半

罗璠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盛夏,在外地生活的我,回到婆婆家。推开门的刹那,满屋子都是纸的味道。不是墨香,也不是书卷气,而是一种混着草浆与碱水气息的黄纸味儿。婆婆坐在一张四方桌前,一捆一捆的黄色纸钱码在脚边。头顶的吊扇慢悠悠转着,偶尔掀起一张纸钱的边角,她便伸手轻轻压平。墙上的空调是关着的,我问她热不热,她说开空调费电,又说吊扇风大了纸要飞。我知道后一句才是真的,便没再动,由着她了。

她就那样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往纸包里装纸钱。每一叠都捻得匀匀的,压得实实的,汗水顺着花白的鬓角淌下来,她随手一抹,又接着手上的活计。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那场景像一幅被时光磨薄了的旧画——四方桌,老吊扇,满地白纸黄纸,还有婆婆弓着的背,像一座沉默的山丘,守着一屋子看不见的故人。

我随手拿起一个纸包,包封上的名字是陌生的——那些“显考”“妣”之类的字眼我不认得。我边看边自语,这是干嘛用的?这包封上的字印得真好,活音未落,婆婆抬起头来,先是嘴角一抿,压住一丝不易察觉的暗喜,随即眉头微挑,整张脸浮上一层薄薄的得意,紧接着嘴角往下一撇,变成满脸的不屑与责怪。她说,这是我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了十多天写出来的。顿了顿,又说,七月半烧给先人的包,你连这都不懂?你娘家不烧包么?

我凑近了再看,那些字果然不是印的,每一笔的起落都沉着,墨迹深深浅浅地渗进纸纹里。婆婆小学没念完,嫁给公公后拉扯四个孩子,再没闲工夫写字,只在每年七月半前的这十几天,才重新拿起笔,写下夫家和自己娘家记得的那些名字——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她从从未谋面却要代代敬奉的先祖——一个一个,端端正正,写在包封上。那十几天里,她像在纸上替他们安一个家。

我站在那里,四十年来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的习俗。我的父母年轻时离开家乡,跟随部队走遍大半个中国,后来又经过那些破旧立新的年月,从不在家中提起过七月半,提起过烧包。婆婆那一声“你娘家不烧包么”,问得理所当然,仿佛天底下人人都该懂这件事。可她不知道,这世上真的有人不懂。

“明天家里还要做一桌饭菜,正好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准备。”婆婆的念叨打断了我的沉思。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市场,鸡鸭鱼肉、各色蔬菜,连同葱姜蒜,一样一样捡进菜篮提回来。婆婆不让我掌勺,只叫我打下手,递油盐,端碗碟。她围着围裙站在灶前,颠锅的姿势利落得很,油星子溅出来她侧身一让,手里的铲子却不停。一大桌子菜摆好了,八个一次性杯子斟满白酒,八碗碗筷盛好米饭,八张凳子围着四方桌齐齐整整。婆婆带着我们退到墙边,说别打扰先人们吃饭。我望着那满桌饭菜和空荡荡的八张凳子,忽然觉得那桌子其实是满的——满到要溢出来。大约五分钟后,婆婆脸上浮起一层释然的浅笑,说,来过了,都来过了,现在我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下楼烧包已是黄昏。儿孙们一人提一袋纸包,有人抱着引火的柴棍。水沟旁已经有好几户人家在烧了。婆婆指挥我们把纸包一层一层架起来,像搭一座小塔,最底下塞满纸钱和干柴。火点着了,先是怯怯的一小簇,贴着纸面舔了舔,随即猛地蹿起来。我们围着火堆站着,没有人说话。婆婆站在最前面,火光把她的侧脸映成橘红色。那一天是农历七月十一,是公公爷爷的生日,也是婆婆定下每年烧包的日子。那一幕在我心里生了根。

后来每年农历七月十一,我们都做同样的事。婆婆一年比一年老了,写包越来越吃力,戴着老花镜凑在台灯下,手抖得厉害。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总要端详许久,用指甲轻轻刮去多出来的墨点,然后把包封贴在胸口捂一捂。我问她捂什么,她说让先人们闻闻活人的气息,好认得路回来。

婆婆去世九年了。她走的那年七月,还戴着老花镜,蘸了墨一笔一画写包封上的名字。

如今我们在江边烧包。身边是许多和我们一样的家庭,香烛成排,火光成片,把江水映得红彤彤的。只是包封都已由商家代写——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笔字拿不出手,少了那份端稳。我蹲在火光边上,看着那些印刷体或家拙的字迹被火舌一点点吞掉,心里就想起婆婆抿嘴暗笑的样子。想起她反问“你娘家不烧包么”时那一脸的理所当然。她那一问,如今想来竟觉温暖——那是她把我当成了自家人,理所当然地以为我该懂她守护了一辈子的东西。她不知道,正是那个盛夏午后十几天的工整书写,和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把我这个“不懂”的人领进了那道门。门里是她用一支毛笔替一个家族守住的全部名字,是她用一辈子的沉默与认真替我们留住的根脉。

江风吹过来,灰烬散成细末,有些落在头发上,有些沾在衣襟上。我蹲在那儿,想起婆婆说吊扇风大了纸要飞,想起她说开空调浪费电,想起她在暑天里弓着背往纸包里装纸钱,汗珠子一颗一颗掉在黄纸上。

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麻。家人们陆续离开,我把最后几张纸钱投进余烬里,看着它们化灰,然后拍拍手上的灰,转身往回走。身后是江水、烟火、未散尽的热气,和满天的星斗。

如今我也学会了,在农历七月十一这天,煮一桌饭菜,摆上杯盏,安静地等一会儿。等那些看不见的人来过,再慢慢地,慢慢地,把思念烧成灰烬,让它们顺着风,飘到该去的地方去。

只是包封上的字,再也没有那样工整过了。

孝亲七月烧新衣

邓立平

七月,天上的日头白晃晃的,毒得很,正是醴陵一年最热的时候。屋外,弥漫着上蒸下煮的熏人热浪,连狗都躲在树荫下吐着舌头。中元节,供老客。人们追思先祖的浓浓心意,比三伏日头还要滚烫。

此时,渌江两岸的早稻已然收毕,田垄间油绿的晚稻携来一派平和。每到“七月半”,乡人们便守着烧新衣的古俗,将后辈的念想,遥寄已逝先人。一辈传一辈的乡土规矩,不讲究大操大办,只求虔诚心安,其条理分明而又厚道朴实。

这规矩,历久弥醇,每道环节都非常认真。相传,早在汉唐时期,人们在寒冬来临前的十月,家家户户会用红、绿、黄等彩纸,手工剪制“寒衣”焚化给先人,让其温暖过冬,并告慰先人业旺家兴之近况,送上后辈的牵挂。后来,此习俗调整到中元节前后,焚化物品中又增加了能让先人遮风避雨的冥屋。

乡俗中,烧新衣择日有约定章法。卡点准而不乱,祭拜才心安。

若先人故去离中元节超过百日,可在当年烧新衣,否则当安排在次年。择日后,约好道士或礼生,届时敬请其登坛诵经,以保礼数周全。

寿终正寝,安然辞世的长辈,须赶在七夕至中元日之间,趁时序安宁,捎去牵挂。若是留有遗憾的枉死之人,便安排在七月十五日到二十日祭拜,以顺应天时,体恤悲魂。

祭祀前,要备好纸衣、冥屋等物具。冥屋选用颇为讲究:先考当配龙屋,端庄又大气;先妣则采凤屋,清雅和顺;考妣合祭就龙凤相配,祈愿先人在冥界安居团聚。

烧包仔细封,先祖分清。在祭祀时,不但要奠拜新亡考妣,还要给先祖烧纸钱。计划烧的每个包上,涂上鸡血,请邻近的“土秀才”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写上名讳,若后人中有字写得好的,也可由其书写——既是向先人汇报,又显示虔诚。

之前,纸衣、冥屋、财资、包封,皆由主家亲手制作,费时数日。所有物品必须完璧无瑕。现在有专门的电商“一条龙”制售服务,预约好后可送货上门。物品较前更精美,纸钱由黄色草纸变成了彩色“冥币”,冥屋中新增了冰箱、彩电等现代化用具。但冥屋“开门”依然要请道士。世事时移,祭品的量和样式变了,没变的是人们礼祖的孝和诚。

老话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水有源来树有根,做人莫忘养育恩。尽孝不分远近,不在能否全员团聚。到了祭祀之日,在外闯荡的年轻后生,

能回乡的会尽量赶回,一时难以抽身者,只要心意真挚,心中默念即可。在醴陵人看来,祭祖不光是寄托深沉的哀思,更是守住一族家风,接续绵延根脉。

堂屋的神龛下,摆好八仙桌。桌上从内至外,依次齐整安放先人牌位,燃三炷香,一对烛,两小盘水果,鱼、肉、鸡三小碟菜,两小杯酒,两小碗饭和筷子等。布放供品,不必奢华,重在洁净诚心、绝忌攀比。

乡谚云,生时一碗热茶汤,胜过死后万炷香。酒席崇尚简朴得体,无须山珍海味,几样家常小菜待客即可。因为,在醴陵人看来,礼敬的根本是那长存心底的惦念,最好的孝道,从来不需丰厚祭品撑场面,“礼随心走,心诚远胜过排场”。

乡间惯例,焚屋烧衣,要选在临近活水的平整空地。一则流水绵绵不息,能承托着后人的思念飘向远方,二则避免引发火灾等意外。这是,醴陵人在寄托哀思时积攒的古古智慧。

点燃香烛,鸣放鞭炮,在道士抱腔拉调的祷告诵声中,众人按亲疏远近,情真意切地依次行三叩大礼,一叩谢先人养身之劳苦,二叩铭记昔时教诲的恩情,三叩祈阖家清吉平安。

行要好伴,居要好邻。人间如此,冥界亦然。除自家先人,仁厚的醴陵人还会另外焚化一份纸钱,布施给周边无主的孤鬼游魂,让其安生。

傍晚时分,稻株肃立,柳丝低垂,蝉送哀音,火苗轻轻舔着纸衣冥屋。跳动的火光,映着一张张沉静肃穆的脸庞。如练素烟带着款款深情飘向天空。片片灰烬如轻帆之舟,顺着流水缓缓渡向远方,渐行渐远。袅袅清音从道场溢向山峦田野,慰藉亡魂。

流水无声,香火悠悠。

岁月中元火光中,留存的不只是古老习俗,更是一脉相承的家风,是人间最深沉的念想。

慈山善水滋养人心,千年风俗传承家风。

渌水河边,明月峰下,烧新衣、焚冥屋、行古礼,一年又一年,从来未中断,也将永远接续。一捧温情烟火,三叩后昆诚心。渌水人家的孝,沉静而厚重。

能记来时路,方好奔前程。人生在世,无论身在何处,万不能忘的是自己的根和魂,无法辜负的是先人养育之恩;无论做哪一行营生,都要踏实本分,一心向善向上向美向善。愿世人常怀敬畏,懂得感恩,善待众人,珍惜相逢。

这正是:
烛火临溪寄远肠,中元度敬忆先芳。
立身当记根源处,谨守良善继世长。

中元节的祭祖情怀

文银娟

七月半的“中元节”是人们祭奠祖先的一个传统节日,通常称之为“接祖”。“接祖”一般是从农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日,其中任何一天下午可以“接祖”,但规定七月十五的下午“送祖”。

在农村,“接祖”特别隆重,人们非常重视,气氛比任何一个节日都更热闹。即使在外工作或做生意的人一般都会尽力赶回老家接祖,表达对祖先的一种祭奠与缅怀!

我的家乡是攸县一个同姓的家族组——文氏家族,都是祖先老老爷爷文双亭(生于1843年)的后代,全组三十多户人家,共有一百多人,我是他的第五代后人。家乡接祖定于每年的七月初九傍晚,统一在老祖堂举行。

家乡“接祖”的仪式非常壮观,首先在祖堂点燃蜡烛和香,数十支烛光熠熠生辉,像是照亮着天堂亲人们回家的路。摆放的双行鞭炮,从祖堂门前一直延伸到村外的路口有百来长。随着祖堂的神鼓“咚咚咚”敲响,紧接着鞭炮“噼里啪啦”也响起来,震耳欲聋。已燃放的鞭炮像是给大道铺上了一层红地毯,组里最年长的前辈组长端着祖先牌位从路口踏着“红地毯”庄严地走向祖堂,两位敲锣的长者紧随他身后,其他乡亲们个个手捏三根已点燃的香排成长龙跟着组长缓缓走进祖堂,人人拿着香,双手合十,向高堂的祖先鞠躬敬拜三次,寄一份遥远的哀思,祈祷已故亲人们在天堂一切安好,保佑子孙后代幸福安康!再把香插进宽大的香炉里,氤氲的熏香伴随鞭炮烟雾弥漫整个祖堂,整个村庄。被烟气温得半晌的眼也变得湿润,显然我们敬祖的心是那么虔诚!

祖堂的主位神龛是早些年乡亲们集资请名师做的,高仿古式风格,技艺高超,神龛上的双龙戏珠、飞禽走兽雕刻得非常精致,活灵活现,显得富丽堂皇。主位神龛下摆放了一张宽大的长方形连案,连案上紧靠神龛又立了一排“百寿屏”,这“百寿屏”应该是祝福先祖文双亭的寿匾,由八块长方形不同的图文组成,每块图文都含有不同含义的文字与祝福!

听长辈说,这“百寿屏”是我外公漆的,外公当时是本地有名的漆匠,技艺超众,虽距今已近八十年,“百寿屏”图文并茂洁净如新。“百寿屏”前方陈

列着数个牌位,上面刻有已故亲人的所有名字,以便供奉祭奠。连案的前方设有一个插烛架与香炉,让祖堂祭奠的仪式气氛十足。

乡村人“接祖”,比传统的任何一个节日更热心更虔诚,家乡敬祖期有一个星期,有的家人即便远在千里都会赶回老家祭祖的。每天清早供奉早点,中午以活禽鲜鱼、美食美酒敬奉,晚上以清茶、果子相敬,每天前来祖堂敬拜的人络绎不绝,十分虔诚。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会忘记已故亲人的恩情与在世时的岁月痕迹……虽说是一种祭奠仪式,何尝又不是一种思念与感恩呢!更是一种期望与祝福!

“接祖”节也称得上是人们的聚会节。前几年开始,老家接祖期间,每户自愿筹款,多少不论,公家统一搞伙食,全组人一律来祖堂吃饭。因生计,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远在他乡的乡亲更是很少回老家一趟,借机大家能聚在一起的确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近百人的相聚更是热闹非凡,每餐八九桌,大家都是自觉洗菜做饭,相见问好,同时也可以聊聊天叙叙旧,重温亲情。这样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快乐氛围,也加深了彼此的亲情,大家喜笑颜开,充满着团结与祥和,无不称好!写钱包也是“接祖”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每家十五送祖时一定要烧钱包的。因家族大,每户几乎要写数百个以上,一般以信封样的纸包袋子塞入纸钱、纸衣裤,还有纸做的金银财宝、车、手机及人间一些生活用品的样品,每个钱包封面写上不同已故亲人的名字,遥寄给天国。

听长辈说,我有两个爷爷还成家,因参加抗日战争后生死不明,尸骨都不知在何处,想起这些无不为他们的爱国情怀表示由衷的敬意!当我每次写得到一些曾一起生活过的至亲的名字时,心痛无比,泪墨齐下。写、烧钱包,虽是一种形式,却代表着后人对祖先的一种尊重与怀念,寄托着哀思与夙愿!

“中元节”不算是一种迷信,纯属于祭奠祖先与烈士的缅怀,饱含家国情怀,祭奠的同时,也让我们懂得感恩,不忘亲情;继承前辈与先烈的坚强勇敢、吃苦耐劳、勤劳节俭、爱家爱国的优良传统!激励后人把他们这些美德与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让子孙发扬光大!

现代诗

灰烬之外

洛夫

你曾是自己
洁白得不需要任何名字
死之花,在最清醒的目光中开放
我们因而跪下
向即将成灰的那个时辰

而我们甚么也不是,红着脸
躲在裤袋里如一枚废币

你是火的胎儿,在自然中成长
无论谁以一捧石榴的傲慢招惹你
便愤然举臂,暴力逆汗水而上
你是传说中的那半截蜡烛
另一半在灰烬之外

从墓地回来

刺藤长满的,那墓地,空虚如你
已死的与未死的,寻求一种顿悟
一种月光照在含羞草上的

单纯

我曾爱过,真的,海涛们的滔滔可以作证
夹在旧书中的
一片小小的蝴蝶翅膀可以作证
还有那梦,雕在你的窗帘上
而你又在无意中用一根头发勒死的
假如从墓地回来,你会记起许多事
许多回味
许多清教徒式的脸
只有那灰尘,没有什么道理,遮住了视线
不使你看到,那灵魂老挂在悬崖的紫藤上

而我乃从异乡人的眼中走出
充满一些期许,一些迟来的忧戚
不知身在何处
下一个春天
掉落的牙齿与断了的指甲埋在何处

或许我会遗忘许多事
假如你听信了某些传说,从墓地回来